

李继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長

七

大

俠



2 034 8714 6

長
し
丈
俠



长江大侠

Changjiang Daxia

李继伦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84,000 开本：850×1168 $\frac{1}{4}$ 印张：8 $\frac{1}{4}$ 插页：3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500

责任编辑：宋加哲

责任校对：潘晓春

封面设计：王亚非

统一书号：10158·10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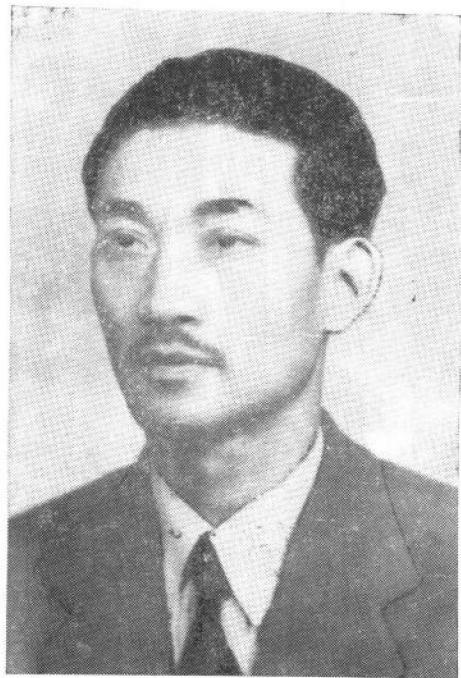
定价：1.65 元

作者与长江大侠



作 者 小 传

李继伦，男，一九四三年农历二月初四生于朝阳。四岁随父去阜新，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一九六〇年五月入阜新农机厂工作，一九八〇年末调到朝阳地区文联，现为《庄稼人》文学传奇副主编。曾出版过中篇报告文学《走向山村》、长篇小说《古刹潜影》等作品。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九年初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一九八一年加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一九八五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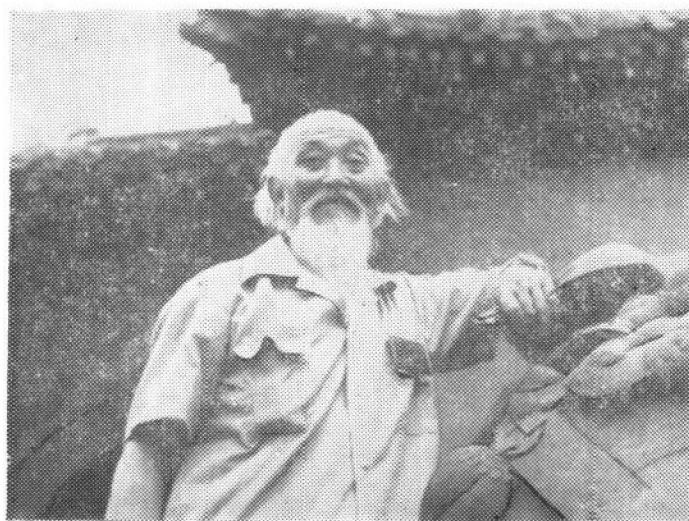


四十岁时的长江大侠



吕老在重庆南温泉练武

一九八五年三月



吕老在武当山

一九八四年四月

内 容 提 要

年愈九旬的吕紫剑老先生，是武当内家拳游身八卦连环掌的第三代正宗传人，当代武林高手，威名远播的大师。

吕紫剑生于武林世家，父母与祖父母均为豪杰侠士。他不仅自幼习武，不断精益求精，造诣颇深，还继承了先辈的舍己为人、为民除害的侠义品德：九岁时为救小伙伴，荒野中勇斗毒蛇；初出茅庐，路见不平，在火车上痛打“地头蛇”；沙市除恶，打死欺男霸女的纱厂把头“飞天蜈蚣”；拯救民生公司，帮助民族企业战胜了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一身民族正气，迎战三井秀夫，打败日本国手，治服汤姆拳师；为救助抗日伤兵，应冯玉祥之邀率徒义演；只身深入虎穴，从“云南王”的三公子手中救出申洛娃……早在四十年代，吕紫剑便名震西南，被人誉为“长江大侠”。生活将近一个世纪的吕紫剑，至今仍遵循着他一生极力奉行的生活信条，在继续练武传艺和治病救人，散发着余热。

这本长篇传记小说，描述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是一部自然淳朴、跌宕有致、雅俗共赏、激励心灵的作品。

目 录

第一章 绢发英雄

一 深山斗蛇	1
二 法场救夫	4
三 洞庭劫镖	8
四 屠龙师太	14
五 江洋大盗	17
六 开手师父	25
七 投拜江英	35

第二章 闯荡江湖

八 路见不平	39
九 京都卖艺	44
十 茅寨救嫂	53
十一 上海教拳	63
十二 义盗传方	70
十三 智赴讲茶	75
十四 除夕奇遇	80
十五 击桌而食	85
十六 南京打擂	88
十七 沙市除霸	93
十八 丹阳捉鬼	96

十九	峨眉寻师	101
二十	仙洞忆旧	109
二十一	天罡聚会	116
二十二	狱里飞贼	122
二十三	风尘奇士	127
二十四	义保小侠	132

第三章 长江大侠

二十五	拯救民生	139
二十六	降服三井	144
二十七	痛打国手	151
二十八	武会西崽	155
二十九	教训蚱蜢	160
三十	拳击汤姆	163

第四章 名震西南

三十一	华佗再世	169
三十二	观舟遇师	175
三十三	江英绝技	183
三十四	武术真谛	188
三十五	伤兵之友	193
三十六	勋章大盗	201
三十七	扶困济危	212
三十八	虎穴救女	215

第五章 虎老雄风

三十九	欣逢盛世	235
四十	关门小徒	239
四十一	武当金顶	247

后记

第一章 缸发英雄

一 深山斗蛇

暮春五月，西陵山是美丽的。各种各样的野花盛开着，红的，黄的，粉的，紫的，蓝的，白的……五颜六色，煞是好看；散放着自身的清馥，把座西陵山弄得香喷喷的，沁人心脾。

一个头戴瓜皮小帽，身穿紧束衣裤，生得俊雅秀美的少年，和六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欢蹦乱跳地一边玩耍，一边向山洼里走去。那俊雅秀美的少年，名叫吕紫剑。他特别喜欢一种野花，那花朵的形状和颜色，就象京戏里那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手持丈八蛇矛、喝退百万曹兵的燕人张翼德的花脸谱儿。吕紫剑摘下一朵花，学着京戏里张飞的腔调，“哇呀呀呀”地喝喊着，其声凛然有威，竟如霹雳之响，虎豹之吼，震荡在山峦幽谷中。他一边惬意地喝喊着，一边朝西陵山深处跑去。另外六个小朋友，见吕紫剑跑到前边，也不甘示弱，齐声呐喊，紧紧地追了上去……

六个小朋友好不容易追上吕紫剑，一边消着喘，一边往前走，不知不觉已走到西陵山杂草深处。七个娃娃正叽叽嘎嘎地说笑着往前走，突然，从侧面的杂草丛中，蹿出一条

海碗口粗的黑花蛇，飞快地向娃娃们冲来！

“哎呀妈呀！——”最小的一个名叫卫立民的伙伴，不是好声地喊叫了一下，顿时浑身颤抖，吓得呆住啦！

另外五个小伙伴也都吓了一跳，急忙转身，撒腿往后跑，藏身避祸，尤恐不及。

那海碗口粗的黑花蛇，吐着长长的芯子，冲向那吓得呆住了的小伙伴卫立民。

走在前面的吕紫剑听见喊声，回头一看，见黑花蛇已冲到卫立民跟前。他迅捷回身，一个箭步冲上去，飞起一脚，踢在蛇头之上，而后猛地一扑，用双手紧紧地掐住了黑花蛇的脖子！

那海碗口粗的黑花蛇，象一根肉檩子似的，九岁的吕紫剑的一双小手，怎么能够掐得过来呢？他顾不了许多，急把身子靠近黑花蛇，狠命地掐住不放！

那黑花蛇遭到了袭击，被掐住七寸这个要害部位，顿时拼命挣扎起来。它扬起被踢过的头，艰难地吐着芯子，疯狂地想咬吕紫剑。吕紫剑狠命地掐住蛇，狠命地摔打着那受伤的蛇头……那黑花蛇益发疯狂，迅疾地收缩身子，用强有力的尾部抽打吕紫剑。吕紫剑一边腾挪跳跃，躲避蛇尾的抽打，一边仍是拼命地掐住黑花蛇，把它的头往附近的山石上摔打……他虽然手小力薄，但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死不松手，狠劲儿掐，狠劲儿摔打！万一松了手，让黑花蛇得了把，小伙伴卫立民便没命啦，自己也没命啦……

黑花蛇的头被摔打破碎，七寸处也被牢牢地掐住不放，逐渐地有些不支；但吕紫剑仍是狠命地掐，狠命地摔，动作已经是机械的、近乎下意识的了……

汗流满面。汗流全身。瓜皮小帽甩掉啦，浑身的紧束衣

裤似乎都湿透了，粘乎乎地贴在身上。全身力气好象都变成汗水流了出来。吕紫剑只觉得骨头都酥啦，浑身瘫软，眼前一黑，顿时昏死过去；但他仍是紧紧地、狠命地掐住那黑花蛇的七寸……

不知过去了多长时间。等他醒来的时候，他手里仍然紧紧地掐着那黑花蛇的脖子……几个小伙伴带着哭腔在喊叫他。那个叫卫立民的小伙伴还直劲儿摇晃他，哭得很伤心……他心想：你们哭喊个啥？一条黑花蛇，就吓得你们这样？真是孬包！我妈妈当年在洞庭湖……他想站起来，走回家去，但一丁点儿力气也没有了，胳膊、腿好象不是他的……恍恍忽忽觉得好象有人抬来了一乘小轿，他被抱进轿里……

虚脱。昏迷。他看见了爸爸和妈妈。他想对妈妈说，您的儿子也打死了一条蛇，可是没有一丁点儿力气，连嘴唇都麻木啦，象不是他的。

昏迷。虚脱。他看见了吕家祖传的那块写着“舍己为人”的牌匾。他看见爷爷陪着一个胖胖的矮个子走到他跟前来，他听见爷爷管那个人叫“县长”。那个叫“县长”的胖子亲切地攥着他的手，另一支手抚着他的额头。那手真细，温乎乎的。那个叫“县长”的胖子连连说“少年英雄”、“英雄少年”。他想：我算什么英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才是英雄呢，我不过是他们的后人！他想这样说，可是，一丁点儿力气也没有……

吕紫剑躺在床上，时而醒来，时而昏迷；然而，九岁的少年英雄深山斗蛇的故事，却在西陵山一带，在湖北宜昌城里，传为佳话。

编发英雄躺在床上，时而醒来，时而昏迷。笔者正好利

用这个机会，向读者介绍一下吕紫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这是一个豪杰世家……

二 法场救夫

阴风飒飒的刑场。乌云翻滚，鸦雀噪叫惊飞，一丛丛被刀锋削抹的断蒿在瑟瑟抖动。

身穿无袖红缎锦衣的兵勇，手持寒光闪闪的鬼头刀，横眉立目地伫立在刑场里圈儿。刑场外圈儿，是骑在战马神骏上的兵勇，长钩枪排成行，硬弓弩列成阵，凶神恶煞般地面冲着围观的人群，如临大敌，仿佛这法场随时都会被强人劫持。

旌旗翻卷，发出“劈啪”“劈啪”的响声，撕裂人心，“呜呜——呜呜——”的长号吹响了，好象为临刑者发出哀鸣。

一个粗壮蛮憨的大汉，把一辆木笼囚车推进场来。囚车里，站立着一个高大汉子。他方脸膛，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络腮胡须，身着死囚粗布黑袍，铁链缠身，粗黑的发辫在脖颈上缠绕两圈儿，辫梢衔在口中。那笼中囚汉，虽死在眼前，但满脸豪气，毫无惧色。当双轮囚车滚过三门粗筒铁炮跟前时，他竟吐出辫梢，对准备点炮的兵勇大声说：

“喂，我的部下，午时三刻一到，把炮给我点响些！记住，小娃子，别他妈的哑巴喽！”

“大人，您放心地走吧……”准备点炮的兵勇颤声说，嗓音哽咽了，眼睛模糊了，急忙背过脸去。

那死囚大汉微微一笑，仰面朝天，长吐了一口气，象是清声长啸，又似喟然叹息。

木笼囚车被推到刑场当央，离监斩官不远处停下来。

四名身穿无袖红缎衣、手持鬼头刀的刽子手，快步奔上前来，打开木笼囚车，架出死囚大汉，推到监斩官公案前，喝令跪下。

监斩官乃是当今圣上咸丰皇帝钦派，虽与死囚大汉相识，但爱莫能助，只好官事官办。但为了尽昔日相识之谊，事先置一块白毡于行刑处，以表痛悼故友归天的心意。

监斩官见死囚大汉双膝跪倒在白毡之上，便稳了稳心神，正颜厉色地说：“吕政德！你身为朝廷命官，从道光年间至当今皇上，官拜镇台，掌一方兵权。皇恩浩荡，你本该竭尽全力，当国家干城，效忠皇上，可你，却借路给太平天国石达开，让他率部安然逃奔四川。这私通长毛匪之罪，是你咎由自取。本官奉旨监斩，午时三刻便是你的大限。吕政德，你就要踏上黄泉之路，临行之前，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还要说什么话呢？太平天国石达开，要率部去四川，路经湖北鄂王城时，身为朝廷命官、钦封镇台的吕政德，本应出兵狙击围剿，但他却毅然借路，让石达开率部顺利通过湖北。这在朝廷，是犯了通长毛匪罪，是应该革职杀头的。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率兵绑了吕政德，抄了他的家，这确是他咎由自取。然而他为什么会借路给石达开部呢？还不是因为那个柴云！柴云是石达开帐下的得力谋士，是吕政德的同窗，从小一块儿长大的朋友，而且义结金兰，拜为异姓兄弟。为兄弟、朋友两肋插刀何所惧？大丈夫相交，贵在诚信。柴云，来求他，威震鄂王城的吕政德便下令让开一条大路！……

“我虽然触犯天条，但死而无憾！”吕政德大声说，

“我们武林世家，讲究义气；为义气而死，是豪杰，是大丈夫！”

“别无他话了吗？”监斩官问。

“别无他话！”吕政德一边回答，一边挺直了长跪的腰身。

监斩官又稳了稳心神，刚要下令鸣炮，突然，对面人群骚动起来！骑在战马神骏上的兵勇阻挡不及，早闯进来一个洒脱利索的高个子女人。那女人一边往公案这边飞跑，一边高声喊叫：“刀下留人！”

监斩官一看，是吕政德的夫人周氏，一个一直为营救丈夫而四处奔走的贤妻。

周氏跑到公案前，双膝跪地，带着哭声说道：“大人！我夫私通洪匪长毛，犯了弥天大罪，理当问斩，以正国法。但我们夫妻一场，在他临走的时候，我不忍看他蓬头而去，我请求大人开恩，让我给吕政德梳梳辫子吧！”

这并不是大闹法场，也算不上是非分的要求，监斩官想了想，慨然答应了。

周氏叩头谢恩之后，跪行到丈夫吕政德跟前，含着眼泪，一臂揽过丈夫的头，顺手从怀里掏出木梳，给吕政德梳起头来……

粗黑的头发梳理好，周氏恋恋不舍地攥着丈夫的辫子，仍是带着哭腔，对监斩官说：“大人！我夫通匪，罪有应得，但他尚有后人，须留下一点念物。我想把他的辫子留下来，让后人观瞻祭祀。不知大人能否恩准？”

监斩官说：“这有何难，本官准你啦！待斩首后，你把吕政德的辫子剪下去就是！”

“大人！”周氏恳求道，“人一斩首，鲜血淋漓，干干

净净的辫子沾满了血污，观之惊心，祭之肉跳。我想请求大人，趁他活着的时候，把辫子割下来！”

这并非什么苛求，监斩官把手一挥，示意刽子用手刀把吕政德的辫子先割下来。

刽子手刚要操刀，周氏拦住，仍带着哭腔对监斩官说：

“大人！我夫虽为死犯，但毕竟是朝廷命官，当过镇台。倘钦差大人肯赏脸，亲自将吕政德的辫子割留给他的后人，不但他死而无憾，我们也感谢皇恩啦！”说罢叩头，痛哭哀恳不止。

监斩官被周氏伤心彻骨的哭声搅得心烦意乱，便说：“好吧，为使你们感激浩荡皇恩，本官割其发辫与你！”

说罢离座，走到白毡跟前，从一个刽子手那里接过一把砍金断玉的鬼头刀，紧挨着头皮，“嚓”地一声，割下了吕政德的发辫。

发辫刚刚割下来，周氏便急忙把丈夫的头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说话再也没有哭腔啦，而是爽爽利利，有板有眼：

“大人，吕政德斩不得啦！”

监斩官一愣：“怎么斩不得？”

周氏说：“朝廷圣律，死犯只有一刀之罪！大人刚才亲自操刀，斩掉吕政德发辫，他已服了这一刀之罪，怎么还斩得？”

监斩官如梦初醒，方知中了周氏之计。他嗫嚅地说：“我身为钦差，斩不了吕政德，犯有欺君之罪。要补第二刀！”

周氏凛然逼视，斩钉截铁地说：“你补第二刀，触犯天条圣律，也是欺君！不但欺君，还为不义。不忠又不义，岂

不为后人唾骂？望大人三思！”

监斩官左右为难，在白毡上来回踱步……金锞银锭似在眼前浮现，美玉精雕闪出了诱惑的光彩……为了搭救吕政德，周氏给了他多少财帛礼品呢？简直可以使他的后半生锦衣美食，大富大贵，安居纳福，受用不尽！……思前想后，觉得世情变幻，还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讲点儿义气，便丢下鬼头刀，捧起亲自割下来的发辫，叹了口气，说道：“事已至此，我就拿它去复命吧！……老嫂子，割发代首，虽说古已有之，但下官却是中了你这女中豪杰的计策啊！”

……山高皇帝远，乱世多纷扰。咸丰皇帝住在京城，外侵内困，危机四伏，世运靡常，兴衰无定，哪里还顾得上武昌一个镇台的斩首与否？吕政德从法场解回大牢，周氏又倾家荡产，上下斡旋，打通关节，很快便出狱了。吕政德觉得主弱臣庸，朝政浊乱，仕途险恶，为官跌宕，便离开所在的鄂王城武昌，携带妻子周氏和独生子吕大才，搬迁到妻子的家乡——湖北宜昌，经营“常胜镖局”……

这吕政德和周氏，就是本书主人公——吕紫剑的祖父、祖母。

豪杰世家，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很多，笔者还是继续插叙下去吧……

三 洞庭劫镖

常胜镖局，因为镖头吕政德为人义气，号称“钻天鹏子”的老东家武艺高强，也因为手下一百多位镖师个顶个儿精明强干，即使趟子手、脚快也都是艺压黑道的强人。于是闻名遐迩，威震江湖，求保者甚多，生意很好。

……一船饷银，要从湖北宜昌运到湖南长沙。白花花的纹银极富诱惑力，谁都想夺这笔生意。但运饷的大船要穿过八百里洞庭湖，而洞庭湖上，水盗如苇，他们杀人越货，索命追魂，谁敢保证没有闪失？万一饷银被劫，吃不了兜着走！因此，没有镖局敢承揽这份生意。银主很着急，找到常胜镖局，对老镖头吕政德说：

“老东家！只有您威震江湖的常胜镖局，才能成全我们！只要把饷银押送到长沙，您怎么提成都行！”

说得很诚恳，诚恳得令人可怜。老东家吕政德手捻胡须，点头道：“洪波巨澜，只有强梁才敢铤而走险。好吧，这船饷银我们常胜镖局押运啦！”

白花花的银子装载停当，可是，派谁押镖呢？一只镖出了门，规矩是有进无退，决不能打回头，否则镖局子就算是自己砸了牌子。一百多名镖师大都走镖在外，镖局里所剩无几。吕政德想了想，只有派少东家——自己的独生子押镖。

“大才，”他叫着自己的儿子，“这船饷银要通过洞庭湖运到湖南长沙，你来押镖吧！”

“谨遵父命！”刚满二十岁的吕大才顿首答应。

吕大才头角峥嵘，仪表英伟，带着几名镖师上了银船。船头上，飘荡着一面偌大的镖旗：方形，有飘带，白底儿，绣着一只强悍无比的“钻天鹞子”，上书六个红字：湖北常胜镖局。

吕大才脸如冠玉，丰神俊朗，目光炯炯，凛然有威。他内穿青缎短打衣，外罩青缎披风，手拈一支断魂钢枪，伫立船头镖旗之下。

八百里洞庭湖，水光潋滟，烟波浩淼，一望无际。那雪